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十三目錄

人物志一

儒林三十四人附十七人

胡一桂鄭伯謙

元　繆圭一

明　王龠　朱謐　張文選　林補

棊挺　王叔果舊志有陳光前今改宦績

永嘉縣志卷之十三

人物志一

隋志言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然則地志之重人物其來舊矣永嘉山水奇麗甲於東南靈氣所鍾人物斯盛自宋以來名臣鉅儒項背相望文章節義比屋接軫而隱德不耀負一行一藝不自表襮者尤多有其人焉

聖清受命儒術一新而斯邑之人材不續於舊然而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學名一家而聞一國者固亦未嘗絕也舊

志門類稍繁且多舛漏今畧爲釐幷區爲十門而以寓賢
殿焉庶幾生斯土者景行耆舊追跡先賢上以宋賢爲師
次亦以經師自命出則爲
朝廷所倚重處則爲鄉閭所矜式以無負山川清淑之氣
安見岐海之眇小不足涵育乎鯤鵬也哉傳有之晞驥之
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亦在有志者自爲之而
已矣

儒林

古今儒術大槩有三而皆以經爲本許鄭之訓詁六經
之學也韓歐之詞章六經之文也程朱之性理六經之

道也而杜君卿之典制陸宣公之駢儷陸象山之頓悟其學雖不純於經然歷代亦並存不廢焉永嘉之學始倡於王景山與濂洛同時而道亦相似嗣是周恭叔劉元承兄弟親受業於伊川葉文修陳潛室諸儒皆請業於朱子性理之學燦然大明雖張忠甫之於儀禮戴仲達之於六書於許鄭爲近葉水心之文章於韓歐爲近然皆宗伊洛者也自鄭景望講求經制治法而薛士龍諸儒親承緒論益擴而大由是永嘉經制之學名於海內其大要參考諸史而折衷於經訓蓋合訓詁性理典制詞章而一以貫之永康事功方此蔑如矣數百年來

正學荒蕪士生其間者或但知揣摩舉業講求聲病而於聖賢爲己之學儒者經世之方蓋有終身未聞者矣然而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抑豈遂無其人哉今綜其要畧悉著於篇其有勳在王室事備國史者別記之爲名臣云

宋

王闢祖字景山少敏悟書過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登皇祐五年進士舉賢良方正不中第案續通鑑皇祐五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所對策疏闊不中等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試者凡十六人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宰相陳執中與有司抑之也自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耶嘉祐二年六月詔兩

制以上同議之孫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野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以是考之景山雖舉賢良方正實未嘗中第也又案（儒志編）附錄墓誌二篇結銜試祕書省校書郎守麗水縣主簿疑未可據　退歸郡城東山縱觀經史百家之書考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從游常數百人未幾卒年三十二時濂洛諸儒初起其道未及東南開祖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著儒志編爲東嘉道學倡其首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原大畜者道之歸頤者德之施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人有苦烈寒則嗟遇酷暑則無嗟焉非樂暑而戚寒暑則天下共之寒則私也爲政者能推此道則天下無怨民矣其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

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其自負如此元祐中郡守楊蟠立儒志坊以表之學者稱儒志先生〔舊志〕〔湯志〕〔四庫總目〕〔儒志編〕

周行己字恭叔居謝池坊從祖豫父泳俱進士第行己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游太學以文行著司業豐稷騶從闕敦化堂下行己移書規切稷遜謝由是名重京師時競尙新學行已獨往伊洛從二程子遊作顏子不貳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可之曰是子達早然憂其退速登元祐第京師貴人案〔浮沚集〕蓋馮當世也欲妻以女

行已曰吾姨母貧女替吾母雖不言意已屬吾養志可也辭昏歸娶焉伊川語人曰頤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爲太學博士求便養親詔授本州教授發明中庸之旨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學宣和初除祕書省正字鄆守王靚以太學之舊辟入幕府卒於鄆靚津其喪歸葬焉有文集三十卷與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煇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九先生弟承已孫學古俱別有傳族孫去非字直夫登隆興癸未進士第爲張南軒高弟淳熙中倅桂林通判終紹興府通判著有嶺外代答十卷府志湯志甌海軼聞乾隆府志云按舊府志及永嘉縣志俱載行已永嘉人浮沚書院郎恭叔故居文獻通考則稱其宅在謝池坊而瑞安新舊縣

志載行已與其父正議大夫泳墓在瑞安杉坑有正議巷慕賢坊在縣城攷文集陶隱居丹室記稱維揚呂君少逸介瑞邑行已以邑民仕於鄉校則行已祖籍嘗在瑞安故瑞有正議巷而太博遷居永嘉卒葬父墓之側耳

劉安節字元承家於荆溪祖瑩積善有陰施父琰字公輔孝謹善持家封宣義郎安節稟異姿嗜學深思夜以繼日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推同遊太學秀出諸生間號二劉元符三年擢進士調諸暨縣主簿國子祭酒率屬表留太學不報除萊州教授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久之改宣德郎宰相以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安節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擢監察御史數決

大獄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謁
告省親俄除起居郎趣赴闕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誣
以在言官無所建明且久不盡親譴守饒州州荐饑發廪
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時軍儲不足皆取諸民安節曰歲
饑如此亟困之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
耳躬率以廉儉勵化之凡爲民弊害者悉除去民愛戴之
如父母冬祀貢綵有期會而民未能盡輸安節語其屬曰
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以罪去乎豪民數十人
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耶相與代輸之其得民心如此治
聲聞京師移知宣州民遮道泣留謂吾饒自范文正公後

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數千人而流民至者以萬數開佛廟處之發廩振之無一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白法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安節不聽其後御史疏江浙不振濟詔書切責獨宣不與焉政和六年春大疫命醫分治甚力五月得疾竟卒年四十九吏民行哭失聲部使者表其治績及勤民致死狀官其子誠將仕郎安節清明坦夷雅近於道嘗從伊川程子問學（康熙府志）今（河南語錄）第十八卷安節手編也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俟其自得其氣貌溫然望而知其非常人也遇人無貴賤大小一以誠聞人善如

已出遇事不擇劇易惟義之適不以禍福利害爲避就鄒
浩以右正言得罪安節與其所厚者數輩追道勞勉之時
朝廷震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泰然如平時旣而哲宗
察其無他有詔釋之亦自如也事親務承順其意敎養諸
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又曰誠意積於中者旣厚則感動於外
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其講學常攝其
要使人廓然知聖賢涂轍可望而進其於窮理盡性之學
蓋方進而未艾也所著有左史集傳於世許景衡撰墓誌弟安禮
字元素少從安節河東從容問學口誦心記浹洽貫穿士

友傾慕宣和辛丑睦寇嘯聚教授劉士英糾合義兵實資其力性倜儻篤風義赴人急難不顧其身癸卯以鄉薦赴試禮部明年三月鮑若雨病於京師獨往候焉歸得寒疾以卒年三十一從兄安上銘其墓（舊志 府志 劉給諫集）

劉安上字元禮荆溪人徙居南郭父去非贈正議大夫安上少端重與從兄安節同硯席相友愛尤專勤嗜學講習忘寢食既長俱以文行稱同游太學並爲上舍生迭預魁選聲稱藉甚號二劉一時賢士向慕爭與之交登紹聖四年進士丙科調錢塘尉操履清峙輝映湖山人謂眞仙尉謹身律下每被檄所部雖庖廚必自辦秋毫不以市於民

所逮惟亭傳僧寺否則茇舍露坐食息自如見者咨美之
以名流陸沈下僚怡然無忤色究心職事有捕獲功未嘗
自列曰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為卒用薦者升縉雲
縣令除登州教授遷太學博士大觀元年除提舉浙西學
事陛辭進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既而中丞余
深薦之留為監察御史朝廷有所推鞫多以屬安上持法
尤審根於誠恕吏不忍欺讞議明允多所平反囚悅服無
恨意十一月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侍御史沈厚謹密凡
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人參驗得實乃始論列舉無
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安上言事可謂詳審矣

屬時相蔡京擅政竊弄威福黨與蟠結根據朝廷無敢攖其鋒者安上獨挺然不肯阿附極言其罪抗章不報乃與石公弼率同列廷論之詞旨剴切時論偉之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汙穢不法敗政亂俗之尤者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至辨論人主前無所畏避以故眷注愈渥三年八月遷諫議大夫丁母憂去政和元年冬服闋以中書舍人召踰年除給事中其所獻納論駁有補時政者甚多俄請外甚力九月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四年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復以磨勘轉朝散郎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五年除知婺州七年磨勘轉朝請郎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

百戶時六尙書降造花羅額數頗衆督程甚嚴安上以抑
配多民困乞蠲減弗克則奏以非土貢願不爲例又部使
者往往專事花石以市恩寵州縣希旨幸賞或遣使臣檄
州計置督以支錢應副舟車事安上不與之辨但按法移
文回報往復閱時淹久使臣苦之逡巡引去自是無來者
遂免無名之費調發之擾民陰受賜焉尤不喜詈辱人少
年或坐法察知良家子則命其父夏楚於庭責使就傅其
務敎化厚風俗有古循吏風治婺州三年鎭撫惠養百姓
德之移知邢州祖母徐氏年逾九十丐宮祠侍養宣和元
年六月得請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九月丁祖母憂三

年服闋除知壽春府四年轉朝奉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戸壽舊治也民懷恩弗忘比再至老穉歡迎扶攜遠迓者屬路府於淮西爲大藩屯兵萬餘密邇京邑每歲上供十二萬石應付畿內軍糧賦亦稱是雖遇凶歉租賦放免殆盡而稅額不少減民重困流移者衆安上嘆曰柰何刻下以逃責耶凡諸司額外誅求一切不應專以撫綏寛緩爲事是歲壽春官吏遂以上供支移數劣被劾復以椿發軍糧虧欠再被削秩以去終不自辨也六年除知舒州踰年請祠提舉南京鴻慶宮靖康元年覃恩再轉朝請郎加食邑二百戸尋復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以疾乞致仕

轉朝請大夫建炎二年正月卒年六十詔贈通議大夫安上天性孝友居喪幾至滅性在御史不爲訐直沽名論事退卽削稿豐稷徐處仁薦之未嘗私謝出典三郡所至有惠政其在婺市田以給浮橋費民便之尤嫉贓吏守壽春屬令有貪墨聞者旣廉問審實一夕追逮證佐盡得姦贓狀令窘急賂當塗致書營救不答卒使引疾去諸邑爲之竦動少與兄安節從伊川程子遊深得中庸大學指歸故能以其所學發爲政事爲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今所存者僅五卷耳子三誠爲安節後讜宣義郎知大宗正丞林季仲銘其墓誥右承務郎

監平江府糧料院薛嘉言撰行狀竹軒雜著乾隆府志案明言程子者以當時學禁方嚴故孫言以避禍也後人論世知人自當改從其實湯志一仍原文失之矣

戴述字明仲居孝睦坊孝友直諒爲文操筆立成入京師試廣文館趙丞相鼎得其文謂爲老儒擢異等而述未冠也由是知名又以科舉口耳學爾走伊洛從程子遊求爲己之學俄遭父喪哀毀不茹菜果廬墓終喪登元符進士第調東陽主簿從監銀治辭不獲賦歸去來十章投檄而歸會州選學官爲臨江教授以母憂去抱疾倚廬醫論當遷於內述不可曰疇昔夢有告我死生之說吾其亡此乎六日而卒娶劉元禮之妹子二龥穎弟迅字幾仲一字簡

之官至中散大夫亦以文學稱著有晉史屬辭世稱二戴

（明一統志書錄解題 浣川集康熙府志）

張煇字子充天資謹飭邃於問學雖老儒不能逮自六經諸子歷代史記下至百家之說皆通習辨析精微論議亹亹游太學兩以親訃哀毀廬墓左作霜露堂有甘露降於庭人謂孝感所致請以甘露易其額煇曰吾自炫耶不從復築室墓傍日從事治心養氣之學從者益衆州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擢進士第調泰興主簿三舍法行選爲洪州教授部使者薦諸朝召爲國子學錄卒嘗摭古人行事斷以己意曰草堂語錄人稱草堂先生子孝愷字思豫力

學尚節義登紹興庚辰第歷海鹽主簿終兵部架閣（明一統志）（康熙府志）

沈躬行字彬老甫冠游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爲古學以近世喪葬禮廢迺倣古正棺衾饋奠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始從唐與林石介夫氏後從伊川程叔子藍田呂大臨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爲依歸平居色怡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奪從弟琪字東美亦以行義稱（康熙府志）永嘉人案（葉水心集）稱瑞安沈彬老似當爲瑞安人今姑從（府志）

蔣元中梁校書郎湛之後力學多聞見道超卓元豐中與

郡人周行已等九人同遊太學時稱太學九先生嘗著經不可使易知論四方傳誦太學刻於石紹興初郡守張九成下車詣學口誦此論由是後學益知向方（康熙府志）

鮑若雨字商霖自永嘉走河洛學於伊川先生勤苦自厲早夜孜孜不舍先生門人皆以爲畏友旣歸構亭於所居之雁池扁曰敬亭同門張思叔繹爲之記宣和方寇之亂率鄉人捍禦有司奏功第一不受賞著有程門問答錄敬亭文集（舊志府志）

丁昌期字逢辰世居永嘉積善有陰施號爲長者至昌期始業儒通經術篤行著書敎授鄉里元祐戊辰舉經明行

修不中第歸隱於東郊建醉經堂屏去老子浮屠之說一以六經爲師修身踐言妻子悅服既歿鄉人謚之曰經行先生三子惇夫字包蒙三舉鄉貢（惇諸書避光宗諱改作寬）廉夫舉八行志夫登紹聖進士第皆好古博學被服禮義知名士大夫閭孫康臣康時相繼登紹興第志夫康臣皆自有傳（横塘集劉左史集兩浙名賢錄）

陳一鶚字開祖世爲閩人祖琳顏來游永嘉因家焉父豫字謙仲風姿粹美襟度夷曠一鶚登紹興壬子第嘗爲江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知婺州武義縣以左散郎通判紹興軍終知廣德軍其學私淑伊川最爲横浦張九成所

知爲誌其父母墓稱其博極羣書而一意於聖學平居辟然遇事輒斷不可屈以勢居官以廉靖著著論語注韓柳釋音子自修字求仁三爲劇邑以名稱再典郡周必大亦稱其端諒通達爲名父子云（橫浦集周益公集甌海軼聞）

陳鵬飛字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法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從學常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而趨於深厚兩舉於鄉俱第一登紹興壬戌第授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用政府薦（案鵬飛之召當由秦檜所薦以其爲子之師也水心行狀諱言之耳）召爲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

說書初秦檜子熺在永嘉從鵬飛學至是爲侍郎所下文案多不應法鵬飛輒批其後還之熺寖不平及侍經筵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高宗忽問母以子貴何也鵬飛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興於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戒也時檜欲尊崇太后以劾容悅聞鵬飛對大怒而鵬飛每見檜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鄙吳越而忘讎恥以自佚也檜乃諷言者劾鵬飛譏議慈盜典禮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尋除名謫惠州居四年卒有詩書傳刊行於

世又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淳熙末置正始爲奏陳詔官其孫載（舊志府志）

鄭伯熊字景望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徇道寂寞（水心集）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宋史陳傅良傳）其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陳亮龍川集）登紹興十五年進士初授黃巖尉年少而堅不可磷人呼爲石蓮縣尉（赤城志）生日有獻歌詩者隱士徐庭筠作上壽論貽之伯熊得論甚喜盡卻賀者（赤城集）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宋史徐中行傳）調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乾

道二年除著作佐郎四年爲吏部員外郎（中興館閣錄）出爲福建提舉七年魏王愷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言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觀聽不從因自劾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康熙府志）入爲國子丞兼太子侍讀進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每論事不合輒乞去遂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闢治學齋市官書二千卷聚生徒至二百人（寧國府志）改知建寧府卒於官贈敷文閣待制諡文肅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葉水心集）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止齋集）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

倡於前伯熊承於後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爲宗所著有鄭敷文書說六經口義拾遺藂語記聞錄鄭景望集弟伯海伯英皆知名伯英字景元一字去華紹興末上中興急務十篇極言秦檜之罪登隆興癸未進士第四人任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祿九年終母喪授盜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終其身不復仕其論議憤發筆墨豪健佞者褫魄貴者奪色一時英俊皆推尊之稱伯熊爲大鄭公伯英爲小鄭公紹熙三年卒年六十三著有歸愚集伯海字彥容紹興辛未進士授海門尉浦城丞知南昌縣擢知英德府不赴除沿海制

置司參議尋攝制置使卒於官伯海持身廉慎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常五百人後人名其里曰學堂前距伯熊所居百餘步時人稱爲東西二鄭

（宋史赤城志赤城集浪語集止齋集水心集龍川集中興館閣錄林下偶談宋元學案寧國府志康熙府志湯志萬姓統譜四庫總目甌海軼聞溫州經籍志）

薛季宣字士龍號艮齋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妻父荆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汝陰袁溉道潔溉嘗從程頤學又從蜀薛隱君游至是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

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蜀制置蕭
振辟爲屬已而謝去調武昌令時太尉劉錡鎮鄂渚季宣
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
及金人敗盟兵交始稍稍咨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
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
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
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
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
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
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

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炎薦召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

復謂炎曰方今兵驕民困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
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遴三公之
選責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
其二省宂官宂兵其三蠲虛稅有旨改宣義郎差知常熟
縣待次滆上明年復召季宣固辭且請祠皆不報趣益急
既至除大理寺主簿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
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
邊乾道七年十二月季宣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
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親履阡陌爲表廢田相
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

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黄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爲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劾之時端友爲環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毁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

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
無阿卽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
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
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南壁
缺而居巢庳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
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
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
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
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先是使事有緒恨得

季宣晚道進兩官除大理寺正至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
而虞允文諱關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戸部以歷
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
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
寛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徵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
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戸部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强臺
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以病請祠改知常州未上乾道九
年七月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謚文憲自周季絕學
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
通河汾之講論端倪蓋時一見也宋興周張二程出始相

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旣盡晚出者或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季宣學有所受博覽精思百氏羣籍山經地志硏索不遺凡疆理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者口講手畫縷貫脈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也爲人平實質確本於易簡行於敬恕而堅志强力又足以充踐之驟見疎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去就從違守義不可奪省其私泊如也所著有詩性情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旨要中庸大學說論語小學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及校讎陰符握奇山海經伊洛遺禮艮齋浪語集學者稱艮齋先生門人陳傅良狀其行

東萊呂祖謙銘其墓子沄紹熙癸丑進士建安主簿宋史儒林傳舊府縣志東萊集正齋集

諸葛說字夢叟紹興庚辰進士授嚴州司戶調黃巖尉俱以憂未赴久之起爲長樂主簿淳熙元年卒官年五十說負當世志學不爲章句訓詁務見於施設燕寢無惰聞人爲不義必反覆鐫切比罹兩喪慨祿養不逮於是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傃室以其學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旣而上下交孚子弟視傚咸謹而麗於善無敢肆者自奉甚儉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問趨公事未嘗不勇決也紹興季年防海隆興甲申賑疫乾道丙戌埋骴

庚寅辛卯食飢壬辰粲㻝皆預爲方略白於守行之其官長樂也故相史浩帥閩聞其賢數委以事皆以理平決不視大府意所疑信爲非是已復延之幕中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浩甚重之將薦於朝而說卒矣嘗與張忠甫論學自敘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陳君舉在旁歎曰健天德也盍求其本說深省其言既病猶校讐儀禮不輟卒之日爲書遺友人答其僚書復爲書付其子耕處分家事甚悉史相遣客與子來視疾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而歿所著有艮園易說論語說碑誌詩文若干卷（止齋集諸葛公行狀）

戴溪字肖望亦作少望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

監潭州南嶽廟（宋史本傳）紹熙元年教授湖州分州學十八齋爲六齋東曰明誠伸道治道西曰藻德義勝仁榮以經學啓迪多士求聖賢用心士翕然從之郡人相與肖像祠於學宮（湖州府志）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

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宋史然性行純明平實簡易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嘗與朱子遇於旅邸時從行者衆溪謂之曰獨不畏鉤黨邪朱子瞿然散遣之嘉定初朝論將以姦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聖往事恐貽君子

小人反覆之禍議遂寢以經學輔景獻太子太子親書明經二字扁其堂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論語孟子答問通鑑筆義將鑑復雠對岷隱集溪嘗築精舍岷岡山與王枏讀書其中自號岷隱學者稱岷隱先生（萬厯府志）

戴蒙字養伯其先由閩徙永嘉居枏溪菰田紹熙庚戌用閤門舍人戴勳牒改名埜字子家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與郡將忤棄官從朱晦菴於武彛因念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售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薦於朝後用御史王潁叔請詔以原名復官尋卒所著有易書四書說禹貢辨子仔字守鏞嘗以孝廉薦年四十棄場屋肆力

於學詩書易周禮四書皆有傳述其詩文曰開治堂集侗字仲達登湻祐辛丑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著有周易尚書四書家說六書故舊志湯志

張湻字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洸洸偉然丈人也與薛季宣鄭伯熊齊名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嶽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居母喪自飯含至於既窆自括髮至於既祥凡所以誠信其親哀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間為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為文章銘

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益貧其學自刻苦貴愛忍窮以死(正齋文集)終不肯仕嘗曰今之仕者皆非出於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攻媿集)　工古文尤習冠昏喪祭古禮其器制損益考訂無遺儀禮在宋時幾成絕學獨滔名家所著識誤三卷號爲精密欲考禮者必取正焉(兩浙名賢錄)子二几几(正齋集)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貢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

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
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
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
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
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
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
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
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
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
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

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用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歸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寖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

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朝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宋史儒林傳）景定間門人范東叟請謚曰文修（萬曆府志）從弟任道字子重與兄由栝徙永嘉西溪葉與師事味道求朱子之學所得最多生平勤苦自勵孝友正直博通經史有詩集雜文十四卷（乾隆府志）

陳塤字器之父㷋字民表祖父皆冒姓吳至㷋始復姓隱居西郭循常守樸不應科目對客常深默為文不以示人耕而食織而衣非其好不與游也卒年八十八水心葉適誌其墓塤少穎悟從朱子於武彝所見超卓登嘉定甲戌

第授豐城簿湖口丞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爲潛室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子鉅兄增臨海令弟止善靖安尉景定中郡守呂延年表其居曰森桂繪像祠於學所著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集（嘉靖通志康熙府志水心集浣川集）

林武字景文孝友沖約博通經史朱子講學武彜武徒步從之受中庸衣錦之旨歸扁其室曰尙絅輯所聞爲語錄後以特奏名授河池縣尉秩滿廣漕交辟不就父年耄踦步不離及卒哀毀骨立歲歉出私財賑濟遠邇賴之子纘孫知柳州孫璹夔桂俱登第（康熙府志）璹自有傳

包定字定之性聰敏治春秋書禮三經精析義蘊聞晦翁自同安歸往受業及講學白鹿洞仍相從論道焉所著有中庸解疑孟子答問池州語錄朱子集中有答包定之書康熙府志舊志

徐寓字居父紹熙庚戌朱子知漳州寓往從焉請學易與詩朱子告以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精透然後讀他經又日隨處可以用功患難尤見得力朱子又稱其務學求師志尙堅確與郡士黃樵陳湻等八人俱延入州學爲諸生表率焉池錄二十二十一饒錄四十六皆寓所記弟容字仁父亦從朱子遊

周僩字伯莊亦稱莊同時沈僩字莊仲池錄三十八至四十一皆僩所記

仲錢木之字子山（池錄三十六木之所記）蔣叔蒙皆從朱子游（並見朱子語錄）木之晉陵人寓永嘉

吳潔字子量初名濤表臣曾孫潔出於世臣見聞有素又能篤志潛求櫛沐俱廢由是六經諸子淹貫融液登淳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職弗就詣流內銓注青田令而歸嘉定間鄉人陳埴善性理之學朱平叔善傳記之學潔兼有之故從游之士最盛若潘凱方來趙崇滋輩皆出其門（舊府志）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以禮經魁太學更名巖壽登淳祐進士第歷永州教授以憂歸服闋除太常博士遷國子監

丞知興化軍卒巖壽性行純固師事陳埴最久盡得其奥從學日衆常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事語言文字之末學者稱庶善先生（康熙府志樂清志亦載之）

胡子實初名希孟字醇子力學不怠於四書所得尤深咸湻間鄭滁孫知樂清創宗晦書院請主講席講解詳明深契宗旨士翕然歸之已而從班中援元祐陳師道例請於朝得旨授史館編校尋帶行國子監簿使明州卒著有講義孝經注習史管見（康熙府志）

胡一桂字德夫從翁巖壽學領咸湻庚午鄉薦教授於鄉

學者稱人齋先生德祐乙亥上丞相書幾萬言忠誠懇切時不能用董左丞俾攝郡學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互考訂至忘寢食六官錯簡一旦貫通補正古周禮一百卷與鄭伯謙太平經國書並行於世萬曆府志伯謙字節卿登紹熙庚戌進士第歷修職郎衢州教授累知臨江軍召爲大理寺丞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兵馬四庫總目謝旻江西通志洪咨夔平齋集

元

繆主一字天德從葉味道游博學強記通書易禮三經補國學生升內舍賈似道蕪湖之敗主一與同舍生伏闕上

書攻之德祐初以疾告歸隱居教授晚歲兩目皆瞽延祐間總管廉希仲案元改溫州路總管府志有廉希仲在延祐年舊志作大德間郡守廉希憲疑誤延爲郡庠經師時初製大成樂禮器祭服制度儀式必咨訪之主一雖年耄諳練典故記憶不衰與人言亹亹不倦人有問經義疑難曰在某書某帙檢視果然年八十餘卒有易精蘊論學軌範尙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兩浙名賢錄

明

王旂字如淵儒志先生開祖九世孫通詩書二經洪武三年舉進士以疾告歸授本縣訓導性質直人有過必面折之毅然以作興後學爲己任貧而來學者輒以衣糧資給

爲所著有詩書題斷蓮塘稿康熙府志舊志

朱謐字思𥁃性敏嗜學談論極性理之奥行誼修飭鄉邦式之仕邳州學正致仕歸以著述爲務有四書輔注述義西銘解正蒙述解庸言集康熙府志

張文選字士銓受易於平陽徐輿祖恂恂守禮法盛暑未嘗去衣冠常謂讀書不躬行雖讀何爲登永樂丙戌進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進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丁亥十月卒年三十六著易經講義四書訓解子慶餘郡學生介菴集府志

林補字廷翊少聰慧讀書過目成誦襟度寬和言温而行

確登宣德庚戌進士殿試二甲第三選進內閣讀書爲庶吉士宣宗時御文華殿命題親試補所對發明宋儒二程張朱四賢之奧闡明道統承命撰制書詔誥俱稱旨乙卯英宗卽位賚白金擢翰林院編脩是歲九月卒年三十八著有遜志集後從祀四賢祠康熙中題准予奉祀生一人

孫震生襲（介菴集乾隆志）

葉挺字允疇穎悟絕倫聞方祖安徐裕軒得理學於蔣蒼巖師事之遂達性命之蘊正統間郡以明經薦力辭隱居教授所著有理氣圖說學庸庭訓詩文遺稿學者稱尙志先生（萬厯府志）

王叔果字育德參議漱長子嘉靖庚戌進士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職方主事督西內工賜文綺三年又以使事歸展墓時倭寇溫州族弟僉事德死焉叔果乃謀築堡以庇宗族請於朝遷中界山巡檢司防堡報可遷員外郎己未充會試同考官遷郎中視師薊鎮疏諸材官功罪裁昌平提督皆如議大司馬楊襄毅屬修京營志進武選郎中修武選條例著爲令有以寶玉介五百金行賂者斥之人不敢干以私嚴嵩當國絕不私謁出爲湖廣參議歲饑捐俸及贖鍰食流民全活無算踰年遷廣東按察副使引疾歸時年尚未艾也既歸杜門不出治家祠先隴族有爭聽於

宗不涸有司設義塾訓羣子弟置田以給孤嫠若貧不能
葬者助修學宮築提捍海爲石門時蓄洩置義冢歲所掩
骼萬計初治堡斥橫塘故居於外尋徙郡城壘池坊已築
室堡中日先世祠墓在弗忍違也少讀書牛山晚歲稍闢
亭臺游詠其間蔬食布衣終身無媵侍潛修考古無一日
去書尤精六經性理之學嘗輯象山語略以朱子晚年之
論合之明其非禪又推陽明良知合於朱陸之尊德性求
放心以爲陽明指心之良知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蓋性
善故知良不放心故惺惺不昧其致一也同時講學如秦
和胡直大名申旞麻城耿定向歸善李鵬舉咸韙其言其

學先識本體而主於毋自欺以惇倫躬行爲實際孝友恪恭不妄語笑自奉寒素聲利嗜好澹如也年七十三卒所著有永嘉縣志牛山藏稾子光蘊自有傳光薦解州同知光普光祿寺錄事曾孫欽準永安知州（康熙府志）（舊志）（湯志）李維楨（王憲使傳）

永嘉縣志卷之十四目錄

人物志二

名臣十九人附五人

宋

吳表臣子松年 婁寅亮 林季仲弟叔豹 張闡

薛徽言 胡襄兄良姪序 薛叔似 何溥

葉適 林略 周端朝 戴慶炣湯志宦績

陳宜中

明

黃淮 王瓚 張孚敬 項喬孫敬祖

陳堯言 王瑞栴舊志忠臣

府志有薛紹陳龜年陳畏方來潘凱林袷婁濬徐安行王諍周應期張天麟縣志俱改仕績而脫陳龜年陳畏

又載徐誼係平陽人湯志削之而補戴慶炣於宦績仍漏陳畏未載又補倪濤於名臣今削

永嘉縣志卷之十四

人物志二

名臣

儒者之道處則爲名士出則爲名臣一官一邑必有宦績其遇變則爲介節爲忠義在家則爲孝友居鄉則有義行伏處則爲隱逸其潤身則有文學藝術名雖不同其道一也永嘉之儒宦達者衆自宋以來位宰執者六人侍從臺諫五十餘人監司郡守百十餘人可謂盛矣其因事立功守義不苟者既各以類爲次至於名位差隆風績炳著者特首揭之爲凡爲臣者樹之鵠焉若乃

沈沒下寮馳驅疆場而建言樹績不愧名臣如婁陟明王聖木之流尤儒者之盛軌也故並載之以爲有位者勸

宋

吳表臣字正仲少從周行己學與兄鼎臣同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高宗幸永嘉訪求人才趙鼎薦之召對於江心寺首論賞罰不可不明上是之顧語宰執表臣似素宦者即日除監

察御史扈從還越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
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
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
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
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遴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
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
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
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
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
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

臬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臬名賤官卑為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巳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捍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租佃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猾狡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

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點檢浙西刑獄召爲秘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賑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

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宋史本傳）子龜年紹興乙丑進士歷檢正諸房文字湖南運判邵年戊辰進士西外宗教咸有政聲（府志）松年字公叔少年工文人以爲有孫覿汪藻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游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民心爲對再知潭州未赴卒松年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晉唐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於進慾而淡介而通於兄弟尤友愛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宋元學案）

婁寅亮字陟明其先由長溪徙永嘉登政和二年進士授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在政和八年見山東考古錄）遷權越州稅院充毗陵考試官（在靖康元年見毗陵志）調上虞丞建炎三年皇太子旉薨仙井貢士李時雨請選立宗子帝怒斥之此後無敢有言者明年帝播遷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羅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盛以

來諫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
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於昵
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
金人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
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
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
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
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
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於外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

何哉天意若曰人亦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
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
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
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兹蓋在天之
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
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藩服不過增一節度使爾
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同躍
澤流萬世敗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
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不實猶
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史臣論曰寅

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秦檜誣以罪譴嗚呼冤矣（宋史本傳　南宋書）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登宣和進士調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知仁和縣建炎初杭卒亂季仲躬率弓手土兵捍截有功改宣教郎高宗幸永嘉季仲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及鼎輔政累遷吏部郎面對乞重守令之選且曰願從陛下丐一縣令以自效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

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不能則臣無所措手足除三省檢正諸房文字紹興八年秦檜復相力主和議季仲上疏曰金人不共戴天之讎也而說者曰天命如此其奈何夫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材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選備以待命之將興可矣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其子使人日儆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故卒

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此乎亦
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發於感憤猶能以危而安以
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養其銳氣待
時而動則克復舊物還都中原夫亦何難之有哉疏上大
忤檜意罷去久之起婺州改處州復以直秘閣奉祠卒有
竹軒雜著十五卷弟仲熊叔豹季貍子思永孫士謙俱登
第叔豹字懿文一字德惠宣和六年進士第為李綱行營
使幕官甚倚任之建炎初知慈谿縣廉明勁直高宗南幸
敕戒衛士毋肆苛擾以撓賢令時聞金人將至境有武悍
之徒百十為羣乘勢抄劫叔豹廉其狀捕而斬之於是遠

近知畏絕剽掠之患金人破明州以鄞之降紳蔣安義爲守金師退叔豹率鄉兵入城杖殺安義一郡獲安高宗駐蹕臨安知其才召拜監察御史以風力稱累官江東轉運副使（兩浙名賢錄三朝北盟會編宋元學案舊志）

張闈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闈字曰以是名爾父忱異之力勉其爲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闈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闈治將殺之闈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

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徽文沮之闡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過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

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幾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陞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禮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遺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

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三十二年夏進宗正少卿兼右諭德孝宗卽位擢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褎復

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囘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柰何辭闡笑曰寶册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

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
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
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
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
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
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
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奬金人求和帝
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
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

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闇曰聖度當如天奈何
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
副元帥紇石烈使高志盃來以書論通好所請三事國書
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决將遣王之望龍大淵
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闇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
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
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帝用真
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闇入對尤
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闇請益力迺除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陛辭帝問所欲言闇奏許和

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淳熙十年賜謚忠簡累贈少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侍書闡耳所著有張忠簡文集若干卷藩邸聖德事迹十卷經筵講義故事若干篇奏議若干卷子四伯桂太學生早卒仲梓字材卿朝

議大夫知復州樓鑰銘其墓叔椿字春卿隆興癸未進士吏部尚書知鎮江府季樗以恩蔭補官終知和州自有傳宋史本傳南宋書周必大平園續稿舊府縣志

薛徽言字德老強立季子少孤警穎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窮晝夜弗懈從胡文定安國遊博通諸經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司法車駕幸溫州以書謁中司趙鼎薦之於上召對合旨改左承奉郎充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三州旱饑徽言請於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剌舉二十人使還

而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
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比部郎官歷左右司擢起居舍人
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
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
數刻中寒疾而卒年四十七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
表恩子二季隨將仕郎季宣自有傳（宋史本傳）（薛浪語集）
胡襄字季皋其先由永康徙永嘉登紹興第隆興初以王
十朋薦除江西提刑召對備言宣靖間事臣實親見豈惟
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
宗傾聽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都承旨左相陳俊卿雅相敬

重襄每燕見必畢當世弊事與政所宜先者俊卿喜其助己益重之除直徽猷閣江東提刑移福建卒襄早學於胡安國固已一出於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統粹朱子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及襄也兄褒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羣盜官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袁字仲穎登第終滁州通判初袁讀書天慶觀故相秦檜在永嘉出不意杖策來覘之袁方讀孟子書不爲輟也檜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袁袁訖其去如初且不還謁及檜再相有以袁薦者檜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邪卒不用袁無子以褒子序爲後序字少賓娶薛季宣

姊爲妻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純常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序家序年三十走千里見婺人金梁之梁之嘗爲奉新尉棄官歸最善鄭純序介以見留數月而後歸乃更自負晚監湖州酒税未赴卒陳傅良誌其墓（兩浙名賢錄止齋文集）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税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月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脩明如明章不過江左

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後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入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尚有南顧之處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轉運判

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復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爲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躔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叔似提舉（案玉海在紹熙五年閏十月）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宮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於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餉馬辟致僚佐而

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𢫬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撫使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絶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恭翼（舊志作文節疑誤）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宋史列傳）子師雍從政郎

連江縣丞陳傅良之壻也止齋集

何溥字通遠百里坊人試禮部第一登紹興進士第歷臨安府學教授授刪定官出通判婺州忤秦檜罷檜死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紹興二十九年六月御史朱倬任古劾尚書左僕射沈該溥與右正言都民望亦言沈該性貪庸同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徒以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廁禁嚴連帥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陛下比因更化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今冠台席亦既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

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漫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令速與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望亟賜罷黜帝命溥等皆退而俟命尋罷該提舉洞霄宫十二月試右諫議大夫首論將帥不治兵而治財戰鬭之士變爲商賈繼劾鎭江都統制劉寶及吏部侍郎沈介又率同列攻丞相湯思退俱罷之在言路六年知無不言號爲稱職三十年九月權工部侍郎明年三月除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五月充館伴使以疾請外補授龍圖閣學士領宫祠卒（兩浙名賢錄）（續通鑑）

葉適字正則其先龍泉人也後徙瑞安至適始定居永嘉城南之水心因以水心自號十歲能屬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

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葢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𥻦不共戴天之讎而廣衆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筭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議論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

至於弱材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頞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

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
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
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過愆相與指目使
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
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
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
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類疏
入不報光宗卽位由祕書郎出知蘄州與處士李之翰切
劘性命之學遷淮西提舉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
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

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已而事復寢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

參决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
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歴事歳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
人心愈揺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
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
贊舍人傳昌朝知內侍省閤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
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宫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
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
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閤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
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
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

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除祕閣修撰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啟明聖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

嘉納之初韓侂冑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邱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綱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令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

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辨家計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取進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

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佐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佐胄懼以邱崈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刼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

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刼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

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
爲率敎之習射無事則以五百人一將戍守有警則增募
新兵一千及抽摘諸州禁兵二千人并堡塢內外居民勝
兵者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
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
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
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
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
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
漸歸而伲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伲胄用兵遂奪職

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歷華文閣待制寶謨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清太平宮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適讀書著文成一家言名重當世遠至高麗亦購求其文所著有習學記言荀楊問答水心文集別集凡百餘卷行於世（宋史儒林傳、舊府縣志、水心文集）

林略字孔英舊志誤作公英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大盃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月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出知衢州奉祠時相喬行簡又薦之理宗曰朕知其爲名儒召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於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言論剴切嘉熙三年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十月以言罷淳祐三年八月提舉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宣奉大夫宋史本傳宰輔表舊府志

周端朝字子靖行己族孫父鼎臣自有傳端朝自少淹貫經史爲葉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學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慶元初韓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劾趙汝愚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上疏救之得罪羈信州久之放免時號六君子登嘉定第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以示準的改太學錄遷博士入對言人主之學所繫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丞兼司封郎久之遷祕書少監兼侍講復上言近歲經筵例咸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庶官而置散地乞廣收召以備

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以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敗卒如其言除權刑部侍郎卒諡文忠（舊府志）

戴慶炣字彥可寶祐十年進士累官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寶祐五年二月慶炣言數十年來諸處戎帥專肆貪婪逼令軍人營運廝申警戒帥嚴與禁戢軍債從之尋與殿中侍御史朱熠等劾同簽書樞密馬天驥罷之轉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六年六月劾淮東總領趙與訔奪職鐫秩七月劾知平江府余晦曩敗績於蜀誤國欺君詔奪寶章閣

待制罷任追冒支官錢尋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九月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四月癸丑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月庚辰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初牟子才知太平州董宋臣丁大全嗾御史誣劾子才貪狀降兩官帝復密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駁子明之兄子聰案女冠吳知古得幸其姪子聰負緣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奏子聰改知澧州子才亦求去出知太平州事在寶祐三年十一月帝曰然事遂解宋史本傳理宗紀牟子才傳焉

陳宜中字與權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為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宗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言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等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

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戸部架閣祕書省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元鳳命遂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爲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爲太常少卿崇政殿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關帥以顯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九年九月自兼權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十年十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

祐元年正月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刼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三月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論事卽與宜中不合臺臣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李珏宜中以爲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珏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爚力

爭以爲當如嶸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爚進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辭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己請行宜中媿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爚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

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
督今世傑等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
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㷀子曰乃嗾
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潛趙
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
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
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
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
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狠子野心而使之通
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

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
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惀命臨安府捕逮京
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
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九月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兼侍讀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
倉皇發京城民爲兵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
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與士龍皆戰
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常
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
不得即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

之太皇太后乃命裝僕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
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
邪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羣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
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顏期
會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顏將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
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州而其母
死張世傑舁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
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
事不可爲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
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歿於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

學生其父爲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温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黠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撫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宋史本傳）附鄭所南二唁詩序德祐元年二月賈似道敗績陳宜中當國又以物議抗疏而遁太皇慶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二年賊逼行在遂與張世傑劉師勇奉二王南奔公嘗夢二日相鬬其一墮地其一墮入袖中數數以耐死字諭諸文武百揆後勢不能統制又恐爲左右所責托失風奔占城俄而占城亦降又遁而奔闍婆國嘗遣使約張世傑以外國兵來會張已敗棄崖山先是景炎二年公以空名省札數十道遣戴恩來

吳密諭使臣呂大升徧誘浙西數州有戀國心者皆塡名補官大升用心布置遠近嚮應有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竟誤大事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又云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豈不能脅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德義感人心所以無萌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在昔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爲惜

明

黃淮字宗豫號介菴父性方國珍據溫州遯迹避僞命淮舉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卽位召對稱旨命與解縉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既而與縉等六人並直文淵閣改翰林編修進侍讀議立太子淮請立嫡以長太子立遷左庶

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黜淮進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與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同輔導太孫七年帝北巡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十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重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繫十年仁宗即位復官尋擢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與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同掌內制丁母憂乞終制不許明年進少保戶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蓄異志中外疑懼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許之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歡及性卒賜葬祭

淮詣闕謝值燈時賜游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入賀英宗立再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淮性明果達於治體永樂中長沙妖人李法良反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譖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卒禽法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即歸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阿魯台歸款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

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帝將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勑用勑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嘉納其獻替類如此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疎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明史本傳）淮歷相兩朝恩賚優渥而居第有古旋馬風所著有介菴集省愆集歸田稿子棐尚寶司丞棐歷中書舍人太常少卿精筆札工詩文（康熙府志）

王瓚字思獻祖文煥號環菴父彬字怡遠皆有隱德宏治

丙辰賜登進士第二人及第翰林院編修纂修會典國史
司教內書堂正德丙寅陞侍講充經筵講官進講舉直錯
枉章舉宦官宮妾以諷蓋微指逆瑾也瑾怒矯旨詰責遷
國子司業瑾誅進南祭酒講明正學著四書五經誠敬等
箴改北祭酒擢禮部侍郎時車駕數巡幸儲位久虛乃疏
請育宗室一人於宮中又疏請回鑾罷犒軍其略云自八
月二十八日聖駕離宮後遂出關今已踰月未奉還朝臣
實切思戀京師有宗廟社稷宮闕之重百司庶府之務六
軍萬姓之命皆係屬於陛下今皆委而去之日引月長羣
心怠緩倘有奸人竊發上無調度之主下無專斷之權事

勢至此豈勝危慄又聞聖旨取犒軍銀一百萬兩責辦嚴急此蓋陛下親見邊軍饑寒困苦動不忍人之心故有此命但戶部多方檢括尚不及半況士未見敵府庫已虛使寇犯邊疆或民窮盜起以陛下天威臨之勢必摧折然六師之奉又於何處取給成功之日又將何物充賞且朝廷每降勑書必有璽封重復一應批答悉由機密之司所以防詐僞也今旨從遠來真僞難驗繼而有詐爲變非輕故重戰輕防古人所戒慮內事外安危係焉臣日夕懷憂不遑寧處誠願陛下深存顧慮特賜采納即日戒途還宮宗社臣民不勝慶幸疏奏不省以母憂歸尋卒贈禮部尚書

諡文定所著有正教編甌濱集宏治溫州府志子侹以廕歷南京工部營繕司郎中健登進士自有傳舊府縣志

張孚敬原名璁字秉用姚溪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璁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初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璁時在部觀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

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
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
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
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
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
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
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尙存嗣位今日
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
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
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

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
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
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
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
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
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
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
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臣毛澄等執如初會獻
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

歸藩璁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生父興獻帝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至嘉靖二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璁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强比與爲人後之例絶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盡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

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歉既而加稱爲帝請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

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
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
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
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
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洶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
出璁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
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
非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等言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
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
并及席書帝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

亦請置璁萼於理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
亦令對狀璁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
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
璁等勢大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璁萼
璁萼益恃寵讐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
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
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璁言而決璁緣飾經文委曲當
帝意帝益器之璁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
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卽放五年七月璁以省墓
請旣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

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璁左侍郎復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與王邦奇獄搆陷楊廷和等宏及石珤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璁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譏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闕尚書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

劉龍溫仁和仁和以俸深爭璁言孚且乃楊廷和黨而仁
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孚等
遂廢璁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
福達獄詞連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璁譏於帝謂廷
臣以議禮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璁署都察院桂
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
臣顏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搒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爲
能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璁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
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璁二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璁初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璁深恨及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璁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璁辱班兵部尚書李承勛下意嗛之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勅加二人太子太保璁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璁
萼力傾心下二人而璁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
齟齬指揮聶能遷劾璁璁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璁益
恨斥一清爲奸人部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璁隱情帝手
勅慰留因極言璁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璁見帝
忽暴其短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萼并及
璁其同官王準復劾璁私參將陳璠宜斥璁乞休者再詞
多陰詆一清帝乃褒諭璁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
福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璁項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
微爲璁白璁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一清遂罷

去璁爲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禖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璁議顧帝取獨斷璁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勿能止也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搆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怙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

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行人齎敕召之明年三月還朝
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
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
擅政孚敬因求罷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
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
劾孚敬強辯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
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
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勅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
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齎勅召四月還朝六月
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遣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尊獻夫韜綰等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四首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

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藥餌手敕言古有翦鬚療大
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
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
遣錦衣官齎手勅視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
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
避嫌怨既遇主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
敬諍曰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
論孚敬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
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
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因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

帝耶帝故爲重語偈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
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
絕而性很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己
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
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諡帝取危身
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明史本傳）萬厤三十三年復遣官
諭祭蓋異數云孚敬嘗進姚溪書院集世宗賜書院名貞
義堂名抱忠所著有禮記章句大禮要略羅山奏疏羅山
文集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金滕辨疑欽明大獄錄勅諭

錄諭對錄嘉靖温州府志舊府縣志

項喬字子遷居九曲巷自號九曲山人嘉靖八年會試第二授南京工部主事分司儀真廠同年羅洪先攜家過真病者相繼喬遣人助薪水每日坐榻上問疾羅甚義之調兵部武選主事以失覺詐寶謫福寧州同知下車公宴日革里役所供門吏宴賞錢令罷宴攜所刻牧民條約舉業詳說頒示士民十四年擢守撫州下令曰天下患無好官不患無好百姓凡有利當興有害當除者一一相告吾爲爾罷行之調六邑生徒親加校閱品其文行以相勖勵遷寶應廢寺爲學調廬州府政崇大體重士近民作賦役冊

懲盜抑吏羣小畏服有被髮降神在府前者命枷之曰神能脫枷乃免竟不能脫匝月乃釋建雞皮馬尾二橋以便過客巡撫周金薦郡守賢者三人而不及喬唐順之移書爭之又與喬書稱其質重純明脚踏實地但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稟有餘於毅而力量不足於宏蓋謂質美而學未至也然喬則自謂質魯頗知好學云尋坐通判趙迎刻書飛謗罷起復補河間知府復因王聯誤奏善類下兵馬司獄久之得白陞湖廣按察副使時楚愍王橫暴無忌內外洶洶喬謂僚友曰王將罹禍乃撰勸諭省戒書千言投之仍令曉文義者朝夕講讀冀其遷改言甚剴切王不

納旋有英燿弒逆之禍一時左右導淫助惡者有司窮治
殆無孑遺悉中喬旨仕終廣東参政喬爲人渾樸明斷見
事最早心事洞然無城府以聖人爲必可師見善如不及
湛甘泉呂涇野皆稱許之一時推爲名士張文忠當國嘗
欲引致華要喬謝焉歷官二十餘年潔己愛民興利除害
所至多善政平居未嘗一日廢書硏窮理奥不主一家有
所獨得輒劄記以自鏡雖夜必興其勤如此爲文必關世
教不事險棘靡豔所著有既東文錄私錄政錄數十卷子
文煥字思堯號爲齋著有自貴軒稿孫敬祖字季興性通
脫輕財好施攜家暘湖之上雜植松竹花蔓客至卽具酒

必合辭乃已又嘗攜拏僦居金陵徧游吳越盡交當世名流年及艾乃歸何无咎為之傳（萬姓統譜　萬歷府志　福建通志　江西通志　廬州府志　荊川文集　甌東私錄　汲古堂集　甌海軼聞）

陳堯言字汝則萬歷己未進士授行人持節使趙楚二藩饋遺悉無所受崇禎初擢南戶科給事中首請靖難諸臣謚典敕部議行會南儲告匱京軍十數萬聚譟正陽門堯言以陵寢重地飛章奏請得給各衛旗船漕米二十餘萬石六軍懽呼南畿以定又條奏切務五一曰定聖志官方淆雜志必期於澄清吏治貪殘志必期於振刷邊餉破冒志必期於核實民生窮苦志必期於軫恤皇上以此厲精

於上羣工敢不竭蹶於下乎一曰隆泰交御朝講學之暇凡人才邊防民情財用兵刑諸大政時召密勿諸臣曲賜清問俾得抒誠獻納而諸臣之才品德量亦俱在皇上洞鑒中矣一曰惜人才自權奸竊命概以門戶二字錮天下之士今奉旨昭雪而啟事猶遺臣以為除贓罪以外俱當復其冠帶以待錄用亦鼓舞人才之一端也一曰息紛囂皇上以議論還之言官羣臣當各靜修其職矣乃復有乘機售奸者則今日之借題崔魏卽前日借題楊左之故智也宜嚴懲之以儆其餘一曰重名器自權奸竊刀鋸以作威復竊爵賞以作福蟒玉被於廝役冠裳濫及販傭錦衣

衛之傳陞文思院太醫院之冒銜及各監局之匠役冗食冗費不可數計今奉旨清查徹底澄汰則歲省太倉粟米內府金錢當不下鉅萬至若事例濫開恩貢選貢白丁可買有朝游市井暮籍明經者名器弁髦名教決裂矣臣以爲當永杜此例不得復開有冒恩選等貢腈授正印等官者查實褫削無令久玷官譜爲民蠹賊也由是爲忌者所中出補陝西參議至中途嬰疾遂繳勅歸所著有焚餘草（舊府縣志）（東甌文錄）

王瑞枬字聖木（康熙府志云字廷畝）宋儒志先生後天啟五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兼理兌運軍民交兌恆相軋啟舋瑞枬調

劑得宜歲省浮費三萬金上官爲勒石著令貴人弟奸法
執問如律其人中之當道將議調遂歸崇禎七年起河間
推官遷工部主事調兵部轉職方員外郎擢湖廣兵備僉
事駐襄陽十一年春張獻忠據穀城乞撫總理熊文燦許
之瑞枏以爲非計謀於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將俟
其至執之文燦固執以爲不可瑞枏言賊以計愚我我不
可爲所愚今良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
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枏曰賊未
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勦之勢乃心折不敢貳
非相撓也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瑞枏乃列上從征歸農解

散三策文燦亦不用瑞枏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已不聽明年獻忠叛瑞枏先已丁憂歸獻忠留書於壁言已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月日而題其末曰不納我金者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枏名大著服闋未及用而都城陷福王時召爲太僕少卿極陳有司虐民之狀旋告歸唐王召赴福建仍故官未幾復歸及閩地盡失溫州亦不守避之山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經死（明史本傳）子家琦家琛皆諸生負才名家琦終喪後飮泣而卒家琛棄諸生混跡市廛以終（舊府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十四